

旋转的舞步

木青著



旋转的舞步

木 青 著

群 众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三 年 · 北 京

旋转的舞步

木 青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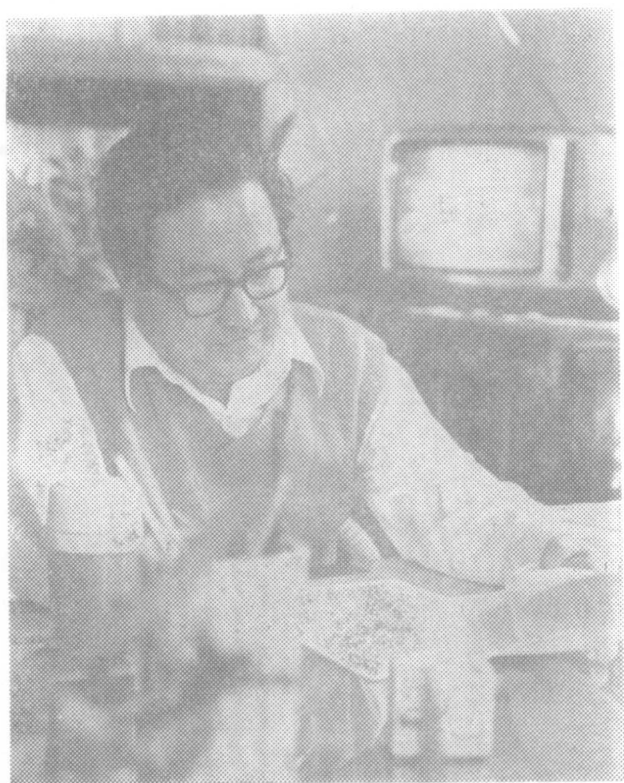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54千字 插图6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山西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286 定价：1.00 元

印数：000001-140000册



作者近影

序

于浩成

我国历来就有“文如其人”的说法，我认为一般说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记得外国也有类似的说法，例如歌德就说过：“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所以一个人如果想写出明白的风格，他首先就要心里明白；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

我读了木青同志的中短篇小说集《旋转的舞步》，不由得首先就联想到他的为人。在与木青同志不多的接触中就感到他是个诚挚的、热心肠的人。他性格开朗，说话直率，热爱人民而疾恶如仇。我猜想，可能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性格，使他在反右时险些被错划，而在十年动乱时期又大挨其整的吧。可贵的是，木青同志并没有被这些挫折所压倒，也没有变得乖巧起来。从收入这本书中的中短篇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依然保持一个正直作家的本色，有着鲁迅所说的“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爱憎”。即以《旋转的舞步》为例，女青年芭蕾舞演员陈蕾的善良、单纯和天真无邪，男青年宋晋生的正直、见义勇为同另一女青年芭蕾舞演员王珊珊的仗势欺人、嫉才害能以及副团长王焕的趋炎附势、见利忘义、诡计多端、谗害好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并没有简单停留在暴露上，而是展示了真、善、美一定会战胜假、恶、丑的前景，从而真实地反映了我们今天所处时代的特点。因此，读了这些小说并不使人感到沉闷和压抑，相反，却使人受到振奋和鼓舞。

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作家一向是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

程师”的。象高尔基、鲁迅、茅盾和巴金等伟大作家，确实是无愧于这个崇高称号的。最近有的同志对于“文如其人”的说法，提出了补充，认为“读其文还得知其人”。我以为十分重要。看一个作家，首先应是人品，其次才是文采。因为确有文章写得满漂亮而行为十分卑鄙的两面派文人。其实这种现象也是古已有之的，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我国金代大诗人元好问就曾经在《论诗绝句三十首》中发出感叹：“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的确，谁能想到在《闲居赋》中那样自鸣清高的文士与经常向权臣贾谧谄媚，等候贾大老爷出门就望尘下拜的小人，竟是同一个潘岳呢？

木青同志不仅在作品中热情歌颂人民，而且在生活中热心地为人民服务。例如，他曾接到一位素不相识的同志来信，要求他帮助“打官司”、“写状子”，平反自家冤案。他慨然允诺，立即写信给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同志，使这位同志的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从这件小事中也可看到木青同志是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当成自己的喜怒哀乐，与人民同命运，共呼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作品中较好地反映出人民的心理、情绪和愿望。他受到人民的喜爱和信任，被选为辽宁省六届人大代表也并不是偶然的。正如鲁迅所说：“我以为最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身’。从喷泉中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邓小平同志告诉我们：“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者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我认为小平同志这个指示真正抓住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问题。我们殷切地期望着木青同志遵循这个方向，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1983年9月24日

目 录

序	于浩成
旋转的舞步	(1)
辞职	(33)
盼	(55)
绿洲上的暗影	(60)
绿洲来客	(66)
信任	(76)
失魂的人	(81)
河上，映着火红的晚霞	(85)
美的心灵	(103)
蝴蝶桑叶	(113)
我还年轻	(118)
愁思	(127)
护身的灵光	(141)
脚印	(150)
仙人掌和无字碑	(157)
河岸街八号	(171)

跑步	(187)
疑心	(196)
婚礼的瞬间	(203)
剪不断的情丝	(222)
从幽静小街走出的青年	(256)
后记	(296)

旋转的舞步

一直焦急等待半个多月的青年芭蕾舞女演员陈蕾，今天工作总算有了一点头绪——准她“考试”了。

早晨的阳光透过一长趟大玻璃窗，象一排巨大的聚光灯照射在舞蹈排练厅的地面上。靠门一侧，摆一溜桌椅，现在都还空着。一阵铃响，但见某文工团的领导们，满面春风，说说笑笑地步入了排练厅，并各就各位坐下。他们身后，拥着一群俊俏的青年男女，明眼人一看就知是些舞蹈队员。此外，还有些嘴里不时练着发声，腋下夹着琴盒子的人，这是闻风而来的歌队、乐队同志。所有这些人，全都穿得整齐而漂亮，其中只有一人个别，散散漫漫走在最后，门里站满了人，只好倚在门边，脚伸多远，穿身黄军衣，头发留得很长，象个女人。腋下也夹个提琴盒子，不过很是破旧，也许要的就是这种破旧样，以示老资格。

人们的目光几乎全都盯着对面安有把杆大镜子的角落。那儿，站着一个修长身材，身穿黑色尼龙舞蹈练功衣，白皙皮肤，椭圆脸，细眉杏眼的姑娘。尽管此时无甚动作，但那娇美的体

悉，却异常的动人。她，就叫陈蕾。今年十九岁，上海芭蕾舞学校毕业，原在一个省级歌舞剧团做舞蹈演员；近因在北京的父母年迈体弱，无人照顾，经组织研究，同意她调父母身边工作。来前，双方组织已进行了必要的联系。按说，陈蕾这样的“科班”演员，无需再考了，但这几年也许为了避免“走后门”吧，不管谁，都要考一下，算是走群众路线。

过了一会儿，坐在老团长兼书记身边的副团长兼舞蹈队队长王焕，扫视一眼全场，站了起来。这人约三十四、五岁年纪，中等个儿，黑红脸，一双眼睛分外机灵。“文化大革命”前原是舞蹈队学员，以后人们都忙着“站队”，他却哪派也不站，叫做“独立思考”，组建领导班子时，他因此占了便宜——以年轻和无派性而取胜，当了副团长。不过在个人生活上不太顺利，谈几次恋爱都失败了，最近又在谈，而且正热恋着。这阵儿他站起不知瞧什么，由左至右逐渐扫视过来，就在他转身刚要瞧身后的时候，后腰眼儿被谁捅了一下：“快坐下吧！”他不回头也知道，这便是寻找的目标——他的珊珊。这珊珊几乎和王焕一般高，粉白的团团脸，脑后扎根刷帚辫，在舞蹈队算是尖子。据说，珊珊所以能这么吸引王焕，还不是长相和舞技，关键是珊珊的父亲——某部副部长。这会儿王焕遵命坐下，向全场威严地扫视一周，举起手臂，在空中使劲拍了两下：“现在开始！”随即，给对面正等试跳的陈蕾一个知会。

排练厅顿时鸦雀无声。

钢琴急剧地响了。平时有些过分文静的陈蕾，这时突然象换了另外一个人，水亮的大眼睛睁开了，长长的睫毛忽闪两下，就象画中人走了下来。她很快做个起舞姿势，便弹了出来。她忽儿“大射燕”，忽儿“小射燕”，忽儿“迎风展翅”，忽儿“倒踢紫金冠”，每个动作——无论大动作还是小动作——都那样轻盈而优美，并且紧紧扣着音乐的节拍。夸张不过分，细腻不缠绵。

奔放时，如大河奔流；平稳时，如湖水一泓：仿佛浑身所有的细胞，所有的神经都充满乐感。继后，她跳了《天鹅湖》、《吉赛尔》、《泪泉》、《海侠》等世界著名芭蕾舞剧的片断。

这中间，下边不断发出啧啧声，以及轻微的叫好声。那些站在团首长后头的舞蹈演员，简直按捺不住欢悦的心情，有的脚和腿竟随着音乐的节奏而模仿着。一个怀抱圆号的乐队队员暗指珊珊后脊梁对另一个同志小声嘀咕：“这回可得换第一把交椅了。”

坐在中间的老团长，尽管对舞蹈不太内行，但从陈蕾那好看的舞姿上也感受出美来，因此不禁现出赞许的神色，频频点着头。挨他左首坐着的王焕，见老团长如此表情，眼珠习惯地一转，嘴便凑了过去，小声道：“老团长，您看她功底多厚，许多难度很大的动作竟被她轻而易举地过去了。再说形象、风度也好，实在是个难得的舞蹈演员……”王焕说这些称赞的话，有两个目的：一是陈蕾来本团是他上海一个朋友推荐的，并由他具体经办的，这无疑是个功劳吧（在当前提倡“伯乐识马”的时候，更是一功）；二是随老团长的兴致，以表自己学过舞蹈，能看出门道。不料，没等他这话完全说尽，后脚跟被人踢了一下，他眉头一皱，很快便醒过腔来，这肯定是身后珊珊踢的，显然在制止他说话。为什么要制止？噢，他明白了，珊珊也是跳舞的呀，而且眼下又是团里第一号种子，他此时当老团长面儿这么吹捧陈蕾，那珊珊往哪儿摆？珊珊这拔尖儿好胜的个性他是深知的。于是，他的上下嘴唇立时象被胶粘住了一般，再也不动了，连那张因激动而有些红涨的脸也唰一下子变成了灰白色，就跟一块烧红的铁板浇了一瓢凉水似的。

王焕这一急煞车被老团长察觉了，扭头看看板着脸的王焕，似乎在说：“你怎么不说了？”王焕没大理会，他此时的注意力在身后，他怕珊珊赌气走掉。果然，感到身后脚步挪动了，他断定，这一准是珊珊在往外挤。

珊珊的脾气真算被王焕摸透了。方才，陈蕾在跳《泪泉》中波兰公主被鞑靼王抓去而异常思念情人时的一段独舞时，她着实被那逼真的情感和高超的表演所折服了。感到自己不是差一点，而是差很多。就在这当儿，她听王焕赞赏别的姑娘，对她简直是一种侮辱。同时，她已感觉到了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那就是陈蕾到团里来定会把她比下去……基于这种心理，她再也不能挺着“受罪”了，须马上离开。珊珊就是这种人，当她认准一件事时，哪怕会有再大的不良影响她也要去做。她转过身，扒开人群，嘟噜着脸往外挤，到门口，恰踩着了那个长头发青年的脚：“嘿，你轻点，耽误你脚落地了！”

珊珊把头一甩：“讨厌！”

别看那青年这副打扮，在这衣着整齐漂亮的人堆里却一点也不示弱：“你说谁？客气点！”

珊珊走到门外：“不客气怎么样？”

“不客气我就……找王副团长去！”那青年不知出于什么心理，突然在这时冒出一句不尽严肃的话。珊珊咚一跺脚走了。

门里的人们发出一阵“嘘嘘”的制止声。

这小小的波澜多少影响了一点靠门站着的观众，但大多数人仍聚精会神地看着陈蕾表演。老团长小声问靠他右边坐着的舞蹈队的张指导员：“这小陈平时看着好象有些发蔫儿，怎么一上场就活了呢？”

张指导员用手挡着半拉嘴，小声道：“这就是优秀演员的特征，灯光一打，浑身的神经立刻就兴奋起来。若底下活，上台不活就完了。”

老团长点点头。

突然掌声响起，陈蕾表演结束了。老团长站起身，绕过桌子，伸出右手，向陈蕾走去。

陈蕾随着最后一个音符，最后一个舞步的完结，又恢复了原

样——文静而又腼腆。她向在场的人们深深一鞠躬，跟着，双手握住了已经伸到面前的老团长的那只手：“请多批评。”她说这话时，脸红了，看来这种热烈的场面她是不大习惯的。

“小鬼，跳得不错嘛，啊！”老团长笑着打量着陈蕾说。然后转向主管业务的副团长王焕：“你看怎么样啊？”言外之意：就这么定下来吧？假如方才珊珊不偷踢王焕那一脚，这会儿王焕肯定会痛痛快快地回答：“可以！”可现在情况不同了，他要三思，要打退堂鼓。于是支吾道：“再研究研究吧！”

对王焕这种“研究研究”的态度使围拢来的舞蹈队员们大为惊讶，还研究什么，难道象陈蕾这样的优秀舞蹈演员还存在不要的问题吗？其实，更觉惊讶的还是陈蕾自己。自她来团接洽，接待她的一直是王焕，这不仅因为王焕是业务副团长，还因为来时带了王焕老朋友的介绍信，这自然要比一般更近一层，试跳前王焕还跟她说过这样的话：“跳跳吧，虽然你是舞蹈科班出身，但这个形式还得走，跳完，老团长一点头，我就当众宣布录取。”可现在，老团长点了头，王焕却推搪起来，莫非故意做出了姿态，以免有“走后门”之嫌？嗨呀，若这样可太不必要了，这里丝毫也不存在“后门”的问题呀！

舞蹈队员们深恐放掉陈蕾这样一个好演员，一哄哄地说：“陈蕾跳得太好了，太好了，来了可以做我们的老师！”“快点来吧，最好从现在开始！”“再说陈蕾都来半个月了，总不练功也荒废了。”……

王焕为难了，为打破这种僵局，他扬扬手说：“这好办，大家开始活动吧。”

人们不自愿地、若有所思地走开了，几个舞蹈队女孩子还上前拉了拉陈蕾的手，小声道：“我们等你，等你……”

等人们差不多走散了，王焕才对陈蕾说：“你先回更衣室换衣服，回头到我办公室来一趟。”说完，笑笑。陈蕾本来有满肚

子话要说，可这时她又觉什么话都不该说。自己再急也要等组织做出决定啊，从小她就牢记父亲这样一句教诲：要相信组织、依靠组织（当然，所谓组织就是党），任何个人的要求都是次要的。这多年来她一直以此为准则，所以有些人说她傻，但她不动摇，她曾在日记里写过：“我甘愿做这种傻子。”现在，这种情况又出现了，而且关系到她酷爱的舞蹈事业。她想：哪怕先给她个练功的地方也成啊，可是，她还是没说出口。她坚信，这个问题组织上是会想到的，方才不是已经有人提出来了吗？既然一般同志都想到了，那组织上还能想不到？

她向王焕点一下头，往更衣室走去。

二

小陈穿好衣服，对着大镜子照了照，忽听有人叩门，不由心中一喜，许是王副团长来告诉她“录取”消息吧？忙转了个圈儿，跑去开门。这门刚刚拉开个缝儿，就见一个长头发，腋下夹个破提琴盒子的青年拥了进来，小陈不知这位生人来干什么，问：

“你……找谁？”

那青年不言语，后脚迈进来，随手带上门，两手插兜，倚墙看着小陈。那穿着笔挺西装裤子的腿，还不时地抖着。由于这副打扮，尽管长得细皮嫩肉，浓眉大眼，也觉着恶心了。陈蕾心下暗想：糟，怎么进来流氓了。便又问：“你到底找谁？”显然不象方才那么客气了。

“就找你！”那青年严肃、大方地走了过来。陈蕾有些害怕，身不由己地往后躲闪。那青年有礼貌地伸出了右手：“陈蕾同志，让我们认识一下吧，我叫宋晋生，就是生在山西的意思。”陈蕾把手缩在背后，没有握，并继续往一边躲闪。

这个叫宋晋生的青年不再往前凑了，倚坐在窗台看着陈蕾说：

“我爸爸是一个部队的司令员，曾立过很多战功，当然，这与我没有太多的关系，只不过是叫你了解我。刚才，你跳得真好，你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舞蹈家，是的，绝不撒谎，也不是故意奉承……都把我迷住了。因此，想来认识认识你。我知道你是上海舞蹈学校的高材生，这次是为照顾父母才来北京的……”陈蕾对此异常吃惊：我的情况他怎么知道？宋晋生停顿一下又说：“你干嘛那么瞧我，你的事情我几天前就知道了，不过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要考这个团呢？有名气？对不？啊，想起来了，你怎么认识的王焕？”

陈蕾还是没有答话，她怕答了对方会没完没了地缠着，不过现在她已不那么胆怯了。

宋晋生没因陈蕾不回答而不高兴，他只想跟自己的崇拜者说更多的话，使对方更多地了解自己，他继续说：“啊，王副团长现正在搞恋爱，对象是这个团的舞蹈演员，在你没来之前，算是这儿的第一把交椅。刚才，你正在跳《海侠》的时候，她……”说到这里，他嘎然而止了。

陈蕾终于忍不住，问：“她什么？”

“哈！”宋晋生笑起来，手指陈蕾道，“你到底说了话，我还以为你只会跳舞不会说话呢。干嘛对人那么骄傲，我又不是坏蛋，又不会欺负你，只不过头发长点……”

陈蕾听这话只想笑：心说，这人倒是满直率的。便接着问：“你刚说王副团长的对象怎么啦！”

“暂时不告诉你，要不下回见面该没说的啦。再见，有什么难心事尽管找我。记住我的名字——宋晋生。”说罢，将提琴盒子重新夹夹，扬手一笑，走了出去。

陈蕾望着关上的门，晃头笑笑，觉得这个宋晋生怪有意思的，随即又产生了一连串儿的问号：他在这个团里是什么角色？怎么打扮与众不同？怎么总夹个破提琴？怎么什么事情都知道？

莫非是个“无业游民”？陈蕾不愿再往下想了，拂拂衣袖，象要赶跑这股思绪：管他呢！可是，赶跑了这股思绪还有另一股，她又想，王副团长方才为什么不立刻表态呢？他是知道自己着急的啊！特别是昨天她曾一再表示：若工作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就先给个练功的条件，否则腰和腿脚都硬了。当时王副团长也是赞成的，怎么今儿个突然变了呢？变得都使她不敢认识了。

不知怎么，陈蕾自回北京，回到父母身边，非但不觉得轻松、愉快，相反却感到孤单、苦闷。爸妈劝她去逛逛名胜，她只苦笑笑，哪有那份心思啊！连在歌剧舞剧院跳舞的上海舞校同学田英子都没去看望，她想等工作定下后再去也不迟，否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谁知道“定下”这一天迟迟不来。在她印象里，这样曾经红极一时的文艺团体一定会比别处紧张些，可到这儿一看，并不尽然。张嘴闭嘴“研究研究”，什么“研究”啊，“研究”就是推，推滑车！明明很简单个事情，却搞得十分复杂，要说紧张也是紧张，是“政治”紧张，“人事”紧张。凭着陈蕾纯洁而简单的心理，对这些已经烦了，恨不得离开，离远远的，可是不行啊，组织间已经联系好了，她不能自由行动啊！

无奈，陈蕾只好将练功衣装进红色挎包，走出更衣室，按事先约好的，去找王焕副团长。

王副团长的办公室在二楼中间的房子。陈蕾正要上楼，碰上了从楼上下来的舞蹈队的张指导员。这张指导员，三十几岁样子，团团脸，不胖不瘦，体形匀称，听说也是个跳舞的。陈蕾来后，跟他也有过几次接触，给人感觉很诚恳。

张指导员侧身站在楼梯口问：“到王副团长办公室？”

“嗯！”陈蕾微笑着点点头。

“好，快去吧，我和同志们都盼你快点来！”张指导员说完，迟疑一下，象还有什么话，但很快又挥挥手：“快去吧！”大步走了。

陈蕾纳闷儿地摇摇头，上了二楼。这会儿她步伐加快了，恨

不能一步跨进王副团长办公室，听到那盼了半个月的、令她兴奋的好消息。就在她停在王副团长办公室门前，稳稳激动的心，准备进去的时候，从走廊那边跑来一个女同志，修长个儿，粉白脸，脑后扎个刷帚辫儿。从那八字脚看出，也是个跳舞的。离老远就喊：

“小陈，我正找你！”

陈蕾转过身，仔细一打量，好象在哪儿见过，她快速搜索一下记忆，想起来了，有一回找王副团长，这人也在场。陈蕾笑呵呵迎上去，和她热情握手。

“我叫王珊珊，是舞蹈队的。”来人握着陈蕾的手，异常羡慕地说：“刚才你跳得真好，都把我们迷住了。以后你来，可要多多指教我们哪！”

陈蕾脸又红了，连连摇头：“快别这么说了，我还是学生，各方面都很差，要说指教是你们指教我呀。”

王珊珊忽然刹住话头，笑容也有些收拢：“你是找王副团长吧！他现在有事，让我来关照你，有什么困难没有？”

“嗯，我想，”陈蕾心里一亮，刚要说出淤在心底、又十分着急的要求，忽又觉不妥，怕给对方造成不礼貌的印象，忙又晃头说，“没什么要求，没什么。”

“别客气，有就说嘛。”

不管对方是真心还是假心，反正这话给陈蕾鼓了勇气，她终于说：

“要是允许，我想每天到这儿练练功。”

“对对。一个舞蹈家曾说过，一天不练功就什么都不会了。你这要求，我回头一定向王副团长转达。”

由于对方的热情，陈蕾又进一步说：“关于我的工作问题，我很希望能快些定下来，如你方便，也请一起跟王副团长说说。”

“可以可以，只是这一阵子团里工作特别繁忙，团长们简直